

上官鼎武侠小说集

江湖风云录

下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44-568

东53A-7

SGD

216:3

上官鼎武侠小说集

之十六

江湖风云录

Ⓣ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作者简介

上官鼎，本名刘兆玄，1943年生。湖南省衡阳县人，台湾大学化学系毕业，1971年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化学博士，历任台湾清华大学副教授，现任该校校长。兼任台湾《科学杂志》总编辑，著有无机化学研究专著二十余部，业余撰写武侠小说。

上官鼎作品集

11. 雷神震天
12. 风流神仙府
13. 金银双燕
14. 金童倩女
15. 飞天青龙
16. 江湖风云录
17. 两代剑王
18. 烽原豪侠传
19. 玉狸长虹
20. 瑶台怨

目 录

第二十九章	子母离魂圈	567
第三十章	舍命舍剑	607
第三十一章	劫掠商贩	648
第三十二章	置生死于度外	674
第三十三章	昏天黑地	701
第三十四章	保身御患	726
第三十五章	狂性大发	759
第三十六章	大开杀戒	782
第三十七章	惊魂出窍	828

第二十九章 子母离魂圈

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何笔醒来时，发现自己手足被捆，双目被黑布蒙着，耳听浪潮澎湃之声，猜知自己可能是在一条船上，但不知那位知名不具之人，是否也在船上。

正思忖间，忽觉有人走了过来，解去了蒙眼黑布，喝道：“站起来！却未解去足踝上的的鹿筋索。”

他四顾所处境地，果然是在一艘大船上，而且正航行在大海之中。

他打量着这艘大船，长可三十丈，宽近十丈，白帆上面赫然写着“西门神武”四个大字。

何笔被两名大汉挟持着，几是足不沾地的，径往船房中走去。

舱房中颇为宽敞，装饰得极其华丽，恍如皇室宫殿。

在上首一张虎皮金交椅上，坐着一位娇俏少妇，手中正玩着一柄镶满珠饰的匕首，寒芒四射，显然是柄宝刀。

她看到了何笔，立刻站了起来，笑道：“老朋友，你还认识我吗？”

何笔闻声一打量，认出来是小魔女，怒声道：“又是你！”

小刺猬笑道：“老朋友现见应该高兴，怎么可以生气呢？”

何笔怒声道：“谁是你的朋友！”

小刺猬道：“你不承认我是你的朋友，那也没关系，只要我认为你是我的朋友就行了。”

何笔哼了一声，转过头去。

小刺猬笑道：“何笔，你可曾记得我曾说过一句话？”

何笔冷声道：“什么一句话，我忘了。”

小刺猬笑道：“我如不能嫁给你，那么我就得杀了你。”

何笔一仰脸，笑道：“那么你就杀了我吧！”

小刺猬笑道：“现在我改变了主意，不想杀你了，如果我解去你身上绳索，你能答应不和我动手，不私自离船逃走吗？”

何笔冷冷的道：“多谢你的美意，我不消你来放我，我自有脱身之道。”

小刺猬轻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也罢，你既不愿答应，我也不能解除你身上的绳索，只有任你手足受绑做我的座上佳宾了。”

她说着，轻轻一击掌，立时就听这间舱房下面，响起了一阵轧轧之声。

在响动之中，舱房四周更易了一片景色，四壁是一片彩画的翠竹鲜花，宛然如真，酷肖逼似，隐隐中似有阵阵花香，沁人心脾。

刹那之间舱房变成了花轩，画栋雕梁，人间少有。

左右之人摆设酒筵，将何笔绳索未解地端放在小刺猬对面的圆椅上。

一片丝竹之声，缓缓奏起，此情此景，那像是置身于飘泊大海的孤舟之上，简直是一座雅园幽轩之中。

小刺猬微笑着一击双掌。

立时，地下浮起一朵彩云，一位身穿黄色缎裳的少女出现。

小刺猬笑向那少女道：“你过去，敬我那好朋友一杯。”

那鹅黄缎裳少女怯怯地斟了一杯酒，双手捧至何笔口边，媚笑道：“公子爷，请喝一杯水酒。”

何笔微微一笑，张口一饮而尽。

小刺猬格格娇笑道：“何笔，你饮下的乃是最强烈的春酒，不消半盏茶的工夫立刻发作，温柔乡中任你享受不尽！”

何笔冷冷一笑道：“你也应该明白，我何笔是百毒不侵，你枉费心机了，毫无用处，还给你们……”

话声中，猛地一口，一道酒箭，如匹练长虹，直向小刺猬射去。

小刺猬似早有防备，举手拂袖，一股暗劲，便将何笔以罡气逼出的酒箭拨落一旁，其力疾劲，竟将地板穿刺一孔直泻而入。

小刺猬格格笑道：“我当然知道你是百毒不侵，但是我看你，不必饮下春酒，只要使你真个在绝色美女之前，也就无法自恃了。”

何笔怒声道：“你应该是明白，我何笔可不吃这一套！”

小刺猬笑道：“我当然明白，不过，你总不能不管纪雯纪姑娘吧？”

何笔怒声道：“她在什么地方？”

她拍了拍手，就有两个少女吃吃地笑着，扶进一个人来，只见她头发蓬松，衣衫褴褛，她就是纪雯。

小刺猬走过去，轻拍着纪雯的肩头，柔声道：“现在，我就要杀你老公了，我知道你心里一定会难受，只可惜你只能瞧着……”

纪雯突然弯下腰去，突然呕吐起来，吐得小刺猬一身都是，少女们则娇呼着闪开。

小刺猬气得一跺脚，叱道：“我知道你是想找死，可是我偏偏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突然间，剑光一闪，一柄短剑已刺入了她的心口。

好快的剑，出手好快，何笔怔住了。

不过微怔之后，何笔突然大笑起来，他道：“哈哈……纪家的救命杀手‘袖中剑’，的确不含糊。”

小刺猬已倒地了地上，瞪着她，好像还不相信这件事是真的，她未想到自己和别人一样，也死得如此简单。

然后，她嘴角突然露也一丝甜笑，瞧着何笔。

小刺猬柔声说道：“何笔，咱们邪撞邪的游戏该完了，真该谢你和这位姐姐，原来死是这么容易的事，早知如此，我又何必辛辛苦苦地活着呢，你说是么？”

她喘息着，又向何笔：“何笔你赢了，萧兰萧姑娘人在九华山，解药就在我怀里，来……来拿吧！”

何笔实在不敢再相信她了，于是就命这船上的小婢女，从小刺猬怀中拿出解药，玄命大船回航。

船从渤海入江，溯江直上，三天后，又回到了怀庆对岸的殷家汇，略作休息，立刻登岸赶赴九华山。

入夜之后，他们已然抵达九华山下。

时当秋凉，四下一片凄冷，加以月光黯淡，显得阴气森森，如入鬼域一般。

何笔担心纪雯体力不支，命她守在山下，他独自一人上山。

方到半山，就见不座颇具规模的一座寺庙，大概就是青莲寺了。

何笔施展轻身功夫，扑近庙前，才看到在庙口竟停放着两口薄皮棺木。

他见状心中微一思忖，心想寺庙之中停放棺木是常有的事，怎么会停放在门口，这就令人生疑了。

他全神戒备着，渐向那棺木迫近。

蓦地咋、喳、咋、啦一阵暴响，他不由止步，凝神观变。

只见那棺盖，悠悠地抬起，前高后低斜着升起。隐约间看出有只胳膊伸着，托起那棺盖。

跟着，棺盖掀开，从棺中跳出一对无常来。

只见黑无常黑衣黑帽，满面狰狞，发色碧绿。

白无常则全身上下纯白，脸上肉似僵硬，死板板的纹风不动，鲜结的长舌，拖出唇外数寸。

何笔见状，哈哈笑道：“江湖上的朋友，尽可凭本领相见，装神弄鬼，又能吓着谁来？”

笑语声中，随手拍出两掌。

那两名无常一声不出，齐一振腕，把那两扇棺盖，破空向何笔砸来。

“砰”然一声，掌风所及，棺盖立被掌力震得粉碎，木片碎屑四散纷飞。

那两名恶鬼藉此机会，身形腾起向后倒窜。

何笔突喝一声道：“那里去！”欺身前追。

那两名恶鬼却已闪入寺中。

何笔不知厅中玄虚，也不敢大意，是以先运足真气，双掌当胸护身，小心翼翼地缓步进入厅中。

一进厅门，扫门四下一看，心中暗吃一惊。

原来，这厅中所有神像均已撤去，大殿上正中摆了一张太师椅，椅上坐着一个貌相阴鸷，目光锐利，头戴金冠，身着袍服，一付王者装束的人。

在那王者左侧是个紫袍判官，左手捧着生死簿，右手握着一管长可尺八的判官笔。

那一黑一白两名无常鬼，侍立在那王者身后。

紫袍判官看到何笔进来，嘿嘿一声阴笑，道：“何方孤魂，见了阎君如何不拜！”

何笔朗笑一声道：“别玩这一套了，欺世吓人，吓吓乡愚还可

以，在你何大爷面前，用不着装神扮鬼。”

紫袍判官见吓不着对方，冷笑道：“小子你真他妈的孤陋寡闻，谁装扮欺人了你既在江湖上走，总该听说过‘九华幽灵’这个名字吧？”

原来，在当代黑道中有四个极为难缠的黑道人物，个个身具一身的诡异武功，尤其他们身上有不少奇毒暗器。

他们的打扮，就仿效阴司地府中人物的装束，因此人称他们为幽灵四魔，他们自己却称为“九华幽灵”。

那作阎君状者为四魔之首，名叫铁面阎罗阴无常。

紫袍判官名叫追魂恶判胡彪。

那黑无常名叫宣桀，白无常则叫宣散。

何笔笑道：“原来是你们四个不成器的东西，我来是向你要一个人。”

铁面阎罗阴无常闻言，这才鹰眼一翻，冷声道：“你小子胆量不小，从古至今，没听说过有人向阎罗要人的。”

话落，仰面一阵狂笑，其声粗戾，犹如鹅鸣枭啼。

追魂判官胡彪与黑白无常宣氏兄弟，也附合着一阵讥讽的冷笑……

何笔冷然道：“你们笑个什么？有话何不说出来！”

追魂判官胡彪道：“小子，你胆敢只身前来向我们要人，凭的什么？”

何笔道：“凭西门小奶奶的一句话。”

铁面阎冷声道：“这小子敢拿西门少奶奶来压我们，太不识好歹了，得给他一点教训。”

追魂恶判闻声一抬左手，从那生死簿中，飞起三片铁叶，卷荡起一股强劲比的阴冷狂飙。

呼啸声中，分向何笔的眉际“曲差”，胸前“中柱”，及脐下“气海”等上中下三处要穴袭来。

这乃是追魂恶判成名的暗器“追魂生死箔”，锐利无比。

何笔冷然一笑，施出先天玄阳指的功夫，先将一片“生死箔”，以指风振起，与中上两处片，凌空互撞，击飞落地。

追魂恶判不料自己这成名的暗器发出，竟如此轻易地被人避开，不由得心气难平，恶念陡兴。

他一挥红衣大袖拍震手中生死簿，登时复行飞出八片。“追魂生死箔”，在空中分成八卦方位。

但在飞到中途，八片金箔倏然上下左右一斜，交叉疾闪，竟来了个颠倒乾坤，阴阳易位，令人目眩神摇，难辨虚实。

尤其那八片“追魂生死箔”，振荡交织而作的啸声，凄厉狂暴，令人听来颇觉心魂欲飞，如入鬼域，全身好不自在。

何笔明白这种暗器的手法，是由八卦方位演化，隐含颠倒阴阳的挪移变幻。

他根本不理那八片在自己当头颠倒阴阳，交错方位，追魂生死箔的离奇变幻，只是神清气稳，屹立如山，缓缓功凝双臂，交错在空中一旋一舞。

那由双掌发出去的无匹劲气，画成了一个太极图形。

对方所发出的八片追魂生死箔，遂在这虚无飘渺的太极图中，消失了劲锐之力，如纸灰般，徐徐飘坠于地。

这一来追魂恶判胡彪凶性大发，使出了自己的乍家本领“满天飞”的手法，将几十片的生死箔构成死亡之网向何笔全身罩下。

铁面阎罗阴无常，看得分明，见这位年轻人殊非弱者，追魂恶判再加一倍的本事，也奈何不了人家。

他浓眉一皱，恶计玄生，首先发话阻住追魂恶判道：“胡二弟，你且歇歇，让这小子尝一尝‘鬼磷幽焰’的滋味。”

话声中，袍袖一展，功力潜聚，双掌齐扬，卷起一股强劲无比的阴冷狂飙，袭向了何笔。

何笔见状，先运起浩然罡气罩护全身，不令些微毒焰近身。

只见在他身外数寸之处，有一蓬滚滚淡蓝轻烟，夹杂着千万点惨绿磷星，浮沉回绕，正是铁面阎罗所发出的“鬼磷幽焰”。

整个庙堂之中，一时阴气森森，再衬上幽灵四魔那一张张丑怪的脸真如阴曹地府，阎君出世。

何笔因有浩然罡气护体，是以不惧铁面阎罗所发的鬼磷幽焰，但他怕时间一久，罡气难以持续。

当下，喝叱一声，暗将怀中一块银子捏碎，遂以光雨流空的手法，疾向铁面阎罗打过去。

碎铁出手，人也跟着随后飞扑。

铁面阎罗突见银光闪烁，一片星芒当头罩到，大为凛然，离开太师椅，向左侧横飞出去丈许。

黑白无常宣桀、宣敖齐声厉啸、暴吼，一左一右，同时扑来，四只袖风卷起，散发出大量的暗器。

他们施放的竟是“白眉透骨针”及“蛇头三角芒”，两种剧毒之物。

一时之间，厅堂中，针风芒雨，满殿流空，全都招呼上何笔。

他们这种暗器，虽无铁面阎罗的“鬼磷幽焰”，那般密无间隙，弥漫袭敌，但针劲芒强，却非先天浩然之气所能阻挡。

何笔双掌狂舞，罡风连推，一阵拨扑，又将那些针芒震落地面。

幽灵四魔各各旋展出他们独擅的阴毒暗器，徒劳无功，不禁大骇。

此时，何笔已向铁面阎罗扑去。

铁面阎罗亮出了两宗奇门兵刃，左手用一面“森罗练心镜”右手一柄“九幽白骨笏”，齐胸一横，厉声喝道：“且慢！”

何笔收住了攻势，喝道：“有话快说！”

铁面阎罗冷声道：“小子，你果然有点能耐，能逃过我们九华幽灵四人暗器合击之人，数当年武林人物，难得有几个人。

不过，我们兄弟的‘九幽四绝阵’，走遍天下，还没有人能单独安然闯过的，你可有胆一试？”

何笔笑道：“你们有何伎俩，尽管施为，修罗地狱我也敢闯。”

铁面阎罗冷笑道：“你小子休要狂妄，只怕我们这‘九幽四绝阵’，比那修罗地狱更难闯过。”

说着，他身形倏然魅影出风，向左侧一偏，那追魂恶判和黑白无常，也疾然扑上，抢占三个方位，成四角之势将何笔围在了核心。

何笔见状，一声朗笑，说道：“我倒要试试你们这‘九幽四绝阵’，看是如何的绝法。”

声出，左掌霍地一挥，一股劲风直攻铁面阎罗。

铁面阎罗疾退三尺，让开了一掌，左手那面“森罗炼心镜”突然飘轮电转，射出一股强列光芒，陡向何笔照射。

何笔不防铁面阎罗会有此一着，在这幽暗的庙殿之中，陡然被这么强烈的光芒一照，顿感眼花目眩。

就在这时，身后悄没声息的有两股寒风袭向两肋。

何笔乍觉有两肋劲袭向两肋，他虽然感到意外，但是并不慌乱，双手反抄，自肋下往外一翻，劲急凌厉的掌力抖出，硬把那两股寒风，激震开来。

目光一扫，竟是黑无常宣桀手中的“哭丧鬼棒”，和白无常宣敖的“血吻舌刃”，乘机夹击。

刹那之间，追魂恶判的判官笔，也向他后腰点到，何笔霍地旋过身来，一掌将追魂恶判的判官笔打偏。

那黑白二无常的追魂判官是一击不中，正迅快的双占方位。

倏然之间，铁面阎罗跨前一步，手中的那“森罗炼心镜”，又

以强光向何笔的脸上照射而来。

然而何笔早有防备，他身形略偏，让过那强光，不使它照射到自己脸上，全身却斜向铁面阎罗冲去。

铁面阎罗朝左侧闪过，另一方面，追魂判官笔却又攻了上来。

何笔前冲扑空，略一顿挫，刹那间，他们已各自易位。

这时，何笔忽觉身后两股锐风攻到，他料知必是黑白无常袭至。

他左臂一反，霍地向身后推出一掌，荡开了黑无常的哭丧棒，同时旋转身来，侧掌为剑，拜削白无常，迫他撤回血吻短刃。

如此一来，黑白二无常又被迫向两侧游移开去。

追魂判官却又挥动判官笔，攻到了何笔后资助、右协，快若闪电。

何笔见状心中微惊，那敢怠慢，闪身施转，迎面挥掌攻去。

追魂恶判见状，又撤笔滑步，游身撤退丈外。

眨眼间，四魔又换了方位。

追魂恶判与黑无常二人疾退，铁面阎罗手中“九幽白骨笏”，推出狂涛，迎面打到，同时白无常的血吻短刃也从左侧骤袭过来。

到这时，“九幽四绝阵”已是全然发动，凌厉迫攻，端的是机幻多变，威力相当的惊人。

不过，何笔曾经过十八夫人帮和云台宫、金乌堡的进攻，这